

新媒介·新技术·新视野

新闻传播与社会变革

安徽省第九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

XINMEIJIE XINJISHU XINSHIYE XINWEN CHUANBO YU SHEHUI BIANGE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编

蒋含平 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新媒介·新技术·新视野:

新闻传播与社会变革

安徽省第九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

XINMEIJIE XINJISHU XINSHIYE XINWEN CHUANBO YU SHEHUI BIANGE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编

蒋含平 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媒介·新技术·新视野:新闻传播与社会变革:安徽省第九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蒋含平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650-4230-0

I. ①新… II. ①蒋…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文集 IV. ①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6549 号

新媒介·新技术·新视野:新闻传播与社会变革

——安徽省第九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

蒋含平 主编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8
字数 482 千字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4230-0

定价: 5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编 蒋含平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副 主 编 印心悦 李梦婷 陈 蓉
执行总编 翟 浩 随 睿 董宇翔
责任编辑 程粮君 李 婷
文字编辑 黄 军 姚 鑫
后勤统筹 孙 爽 余 静 孔系敏

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 姜 红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特约专家评委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周荣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李红涛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吴林红 《安徽日报》首席记者

评 委 刘 勇 束秀芳 崔明伍 国秋华 周春霞
刘 丽 於渊渊 胡昭阳 胡安琪 王 锐
谢小娟 黄伟迪 徐天博

目 录

空间与文化

牛郎织女故事的过去与现在

——从民间传说的演变看文化记忆的建构与变迁 王 悦(003)

从“老田吴村”到“福田公社”：现代乡村旅游对乡土文化的想象与重构

..... 施代玲(013)

“徽文化”的城市形象整合与公共空间建构

——以合肥市地铁文化专题列车为例 陶 荣 朱丹丹(024)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弹幕亚文化研究 支慧媛(037)

民俗传播学视角下的安徽地方文化研究

——以巢湖地区渔民文化为例 张杲阳(049)

媒介环境学的传播史视野辨析 毕路琦(060)

回溯 引入 流变：略论近代新闻传播音译词 张志丹(070)

从物化到异化：卢卡奇批判思想的演变及其传播学价值 彭志翔(081)

媒介叙事与形象建构

Stylistic Analysis on Political News from Associated Press and Agence

France-Press(美联社和法新社政治类新闻报道文体特征的比较研究)

..... 吴 潇(093)

中国高铁的传播框架研究

——以 2006—2016 年《人民日报》报道为例 晏慧思(119)

女排精神：一个游走在体育与政治之间的“隐喻”

——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例(1981—2016) 聂冷然(131)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形象传播渠道方式研究

——基于孟加拉国达卡市的田野调查 张伊慧(144)

国际舆情视域下南海仲裁事件的新闻话语研究 刘 行(153)

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道的报道中看国家形象的建构

——以人民网为例 许欢欢(163)

电视汽车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分析

——以央视广告为例 王燕霞(190)

新媒体时期故宫形象传播的互动仪式

..... 王玉琪(203)

新媒介生态与网络舆情

偶像的楚门：徘徊在自我建构与他者呈现之间的真实性探究

——基于“演员薛之谦”事件分析 许建根(215)

群体心理视域下的网络舆情生成机制与应对策略

——以“程序员自杀事件”为例 李司航 侯 垚(227)

网络谣言的成因、性质以及规制

——基于 87 个治安处罚案例 杨 会(238)

新闻跟帖舆情中的网民信任与话语集群研究 张晓宇(249)

基于 SN 的政务微博引导力评析

——以@中国广州发布为例 温展杰(261)

浅析后真相语境下的慢新闻 随 睿(275)

形象建构与真实危机：网络舆论场中的中年群像 樊向宇(285)

《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夜读”版块正能量话语呈现

——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野 王 影(296)

数据新闻在中超联赛报道中的应用探析 王月航(307)

新媒体环境下财经类媒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未来

——以《第一财经日报》、《财经》杂志为例 王 丹(319)

新媒介与日常生活

社交媒介素养中代际差异的探索研究

——以90后大学生家庭中的微博使用为例 陈贤丽(337)

“以新论旧”：新媒体语境下的宗族交往

——基于安徽刘氏宗亲的交往行为分析 刘 燕(349)

删除与自隐：大学生微信媒介使用行为的内在性研究 王宇荣(364)

猫的网络迷因：云养猫群体研究

——一种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 计可欣(373)

狂欢与迷思：中国吃播现状分析

——以美拍吃秀频道吃播为例 陈 蓉(388)

视觉传播盛行下的“美颜景观”

——自拍狂欢背后的传播学思考 吕 晟(401)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课堂低头族的群像解读 李帅锋(408)

跑者的社交媒体使用对推动马拉松热的作用研究

——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赵琳谕(419)

社会化媒体时代粉丝文化的场域、内涵与特征 胡文昭(430)

后 记 (440)

空间与文化

牛郎织女故事的过去与现在

——从民间传说的演变看文化记忆的建构与变迁

王悦 安徽大学

摘要：牛郎织女的故事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这则故事萌芽于先秦时期，经历岁月的冲击，从一个简单的星象逐渐演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给中华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从文本资料出发，厘清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历程，并用记忆理论加以关照，试图分析在故事演变过程中建构了怎样的文化记忆，探寻民间传说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牛郎织女；记忆；民间传说；演变

一、绪论

在我国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学宝库中，除了有史书记载或成册流传的古典文学作品外，还有一类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这些传说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且绚丽多彩，充满诗情画意和艺术魅力。在这众多传说中，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首的牛郎织女故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①，人们从不同方面对其加以丰富和演绎，在民间广泛传播，使得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先秦时期简单的星象演变成一个情节完整的民间传说。不论是文人雅士还是布衣平民都对这个传说津津乐道，相继衍生出一系列诗词歌赋、小说和戏曲等文学作品以及民间口头说唱。

随着从神话到民间传说、从文人的诗性情怀到小说戏曲叙事的由雅趋俗，牛郎织女的故事在广泛流传中已然成为一种民间的文化记忆，它们和其

^①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故事即《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

他民间传说故事构成了中国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民众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牛郎织女故事是如何从简单的星象演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又在演变过程中建构了怎样的文化记忆?本文拟从先秦时期以来的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文本出发,分析牛郎织女故事的过去与现在,探究牛郎织女故事演变过程中的文化记忆的建构,试图探寻我国民间传说演变与文化记忆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从星象到世俗故事:牛郎织女故事的起源与流变

(一) 星象神话:先秦时期牛郎织女故事的萌芽

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历来重视对天象星宿的观察,牛郎织女的神话也起源于星象。在先秦时期,牛郎织女只是天上的星辰,被称为牵牛星、织女星。关于牵牛星与织女星的记载目前最早可追溯到《诗经·小雅·大东》的第五章和第六章:

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韎韎佩璲,不以其长。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救天毕,载施之行。^①

第五章承接上文,前面继续写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后面就自然地把视野转向上天。下面两句也是仰天所视有感,“跂彼织女,终日七襄”,正是呼应第二章的“杼柚其空”,并引出“不成报章”。第六章面向灿灿星空驰骋想象。诗人怨织女织不成布帛,怨牵牛不能拉车运输,朝启明,夕长庚,有名无实,讥笑毕星在大路上张网,徒劳无功,整个运转的天体都不能为小民解决困苦。明写织女星和牵牛星的不作为,实则借以讽刺当时的统治者不做实事,不为百姓谋利益。这里的“牵牛”和“织女”只是天上的星辰,两者之间并没有爱情,也没有发展出什么故事,只是简单的人格化。但此时织女星主要负责织布,牵牛星负责拉车,也为后世牛郎织女故事中的男耕女织埋下了伏笔。

(二) 爱情注入:两汉时期牛郎织女故事的雏形

西汉年间,由于“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播,天上的牵牛星、织女星在人间也有了重要的地位,牛郎织女的故事开始转变成神话。汉武帝元狩三年(公

① 程俊英. 诗经注析[M]. 北京:中华书局,1991:629.

元前120年)为征讨西南诸国,训练水军,开凿了昆明池,在昆明池两侧分别立牵牛、织女的石像,隔池相望。班固在《两都赋》中写道:“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①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像。”^②张衡的《二京赋》中也写道:“乃有昆明灵沼,黑水玄址。周以金堤,树以柳杞。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檬汜。”虽然此时二者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但昆明池牵牛、织女两座石像的竖立,使得牛郎织女的故事开始从天上转向人间,从此牛郎织女的传说开始在华夏大地流传。

到了东汉末年时期,文人以牛郎织女的故事为题材创作诗歌,牛郎织女故事的主题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从西汉时期二者分立两侧、相互对望逐渐发展成恩爱夫妻却备受隔离之苦,对牛郎织女寄予了怜惜和同情。较为出名的是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③

这里的牵牛星、织女星已经具有人物形象,二者之间也被添加了爱情因素,织女因为思念牵牛无心织布终日泣涕涟涟,然而银河将两者相隔,给他们之间的爱情染上了一份悲剧色彩。

在东汉人应劭编撰的《风俗通义》中提到七夕鹊桥相会的情景,“织女七夕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夕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④。诸如此类的还有曹植《九咏》中的“临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曹丕《燕歌行》中的“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虽然在牛郎织女的分离意象中寄托了不同的情感,但牛郎织女典故的借用也表明两者关系已被普遍认可,而且他们每年七夕鹊桥相会的情节也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

从上述可见,到东汉末年,牛郎织女故事的基本框架以及大致情节已经具备,包括二者相爱、银河相隔、七夕鹊桥相会等。其中二者之间爱情关系的确立是牛郎织女故事转折的关键点,使得原先并无多大干系的两个星宿人性化,拥有了普通人的感情,并开始逐渐演变成一个世俗的传说。

① 严有翼,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550.

② 萧统.昭明文选(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271.

③ 徐陵.玉台新咏[M].成都:古籍出版社,1982:160.

④ 汪玢玲.“七夕”中国的情人节——牛郎织女传说考察[C].七夕文化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6-12.

(三) 世俗伊始：魏晋时期牛郎织女故事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此时的文人墨客对牛郎织女传说进行多角度分析和解释，留下了不少诗词歌赋，例如谢惠连的《七月七日咏牛女》、沈约的《织女赠牵牛诗》、庾信的《咏七夕》等都围绕类似的主题，阐述牛郎织女故事的原型。

同时期志怪小说的产生和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西晋张华在其著作《博物志》中有过如下记载：

旧说天河与海相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廓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①

这则故事所提到的“天河与海相通”为后世牛郎织女故事形成提供了重要背景，天上仙境不再是遥不可及，天上和人间俗世相差无几，都有城廓屋舍和耕夫织妇，俗世凡人可与天上神仙相会。

此外，南朝梁文学家殷芸在《殷芸小说》中记载：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遐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后遂废织经。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逢。^②

牛郎织女故事的内容和背景更加完整翔实，明确指出了牛郎织女被迫分开的原因是牛郎织女的懒惰、荒废织经，从而遭到天帝处罚，与以往牛郎织女勤劳善良的形象大不相同。

从上述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这一神话故事正逐渐向民间传说转变，不仅牛郎织女具备了人格，不再一如既往的高高在上，也会犯人性懒惰的错误；人间与天河相连，天界和人间布局相似，凡人与神仙可以交流；这则神话已经被世俗化了，其中掺杂了大量鲜明的感情因素，寄托了民众世

① 张华. 博物志[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② 转引自周玉娴. 元明清时期牛郎织女文学的传承与嬗变[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9.

俗的理想与愿望,织女因情废织成为故事转折的关键,这些情节都为后世牛郎织女传说的定型打下了基础。

(四) 民间传说:明清时期牛郎织女故事的定型

魏晋南北朝之后,在唐宋元三朝出现了大量以牛郎织女为题材的诗词歌赋,故事情节大多沿袭前代的框架,并未做多大改变。到了明清时期,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和普通百姓的需要,以通俗戏曲和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应运而生。作为民间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的故事进入文人们的创作之中,以牛郎织女为主题的叙事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受到不同的地域文化、时代背景、作者风格以及阶级意识、封建伦理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在继承前代故事框架的基础上被不断丰富并逐渐定型。定型后的主要故事框架如下:牛郎自幼父母双亡,被迫给兄嫂放牛;兄嫂虐待牛郎,分家后牛郎与老牛相依为命;老牛显灵,告知牛郎仙女下凡洗澡,让他藏起织女的衣服,后为牛郎织女主婚;牛郎织女结婚后,男耕女织,生了一对儿女;老牛临死前告诉牛郎留下它的皮以备将来之用;王母抓织女回天庭,牛郎披上牛皮带着瓢,挑着一对儿女飞上天追赶,快追上时王母拔下簪子划了一道天河,二人被阻在天河两岸;牛郎用瓢从天河往外舀水,王母被迫允许他们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到七月七日,喜鹊都去给牛郎织女搭桥。

在这基本的故事框架中,出现了先前并未出现的神化的老牛形象,而且会说话的老牛数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推动情节发展。众所周知,牛作为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牲畜,在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发展中地位尤为重要,将老牛神化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古代社会牛对小农经济的重要性。拆散牛郎织女的家长也由魏晋时期的天帝变成了此时的王母,王母的干预和牛郎兄嫂的虐待欺压也是封建制度下无情家庭伦理道德的反映,这一阶段的牛郎织女故事已经被创作者加入了反封建的因素。明清时期,民间俗文学的传播逐渐完善了牛郎织女故事的全部情节,赋予神以人格,将神世俗化,结合社会背景将最初的天上神仙之间的爱情演变成人间人与神的婚姻;而通俗戏曲和小说的传播,使得牛郎织女的故事被各个阶层所知晓,神话逐渐演变成了民间传说。

三、认同与接受:牛郎织女故事传播中的记忆建构

(一) 信仰记忆的建构:作为保护神的古老星辰

1. 时间指示功能的牵牛织女星

从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过程来看,牛郎织女最初是作为天上的星

宿——牵牛星和织女星。亘古存在的星宿在先民的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多数人而言,时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奉行的时间观念;而对农民来说,建构其时间观念的是自然节律和生产劳作。中国古代先民们以农耕和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生产需要敬天授时,通晓寒来暑往的节气和月令才能不误农时,顺利进行农业耕作。《易传》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周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尚书·尧典》所谓:“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观测天象和星宿是当时最好预测时令的方式,寻找代表节令的星座作为农业耕作的时间表。战国后期《吕氏春秋》中记载:“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这里的“牵牛”也是与“婺女”相对,可见这两宿的名字也是由来已久。

先秦时期的百姓为了发展农耕事业,往往要依靠节气和时令来安排农活,在计时器并未完善的古时,观察日月星辰是预测节气和时令的最好方式。先民们通过观察天地日月星辰,初步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通过星辰来辨别时间,同时赋予这些星辰以神格和神秘色彩,对日月星辰保持一颗敬畏心。牵牛星和织女星也不例外,其时间指示功能在先民心中才是最为重要的。

2. 保护农桑功能的牵牛织女星

《史记·天官书》中有语“牵牛为牺牲”,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注解道:“牵牛为牺牲,亦为关梁……占:明大,关梁通;不明不通,天下牛疫死。”^①据此“牵牛”最初应是指用来祭祀的牛。牵牛对古人的意义非常重大,具有祈求农业丰收和畜牧兴旺的特殊意义。如果牵牛星足够明亮,水陆皆通;如若不够明亮则关梁不通,天下的牛就会染病而亡。牛作为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畜,对古代农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牵牛星的明亮与否则决定了天下牛的命运。由此可见,牵牛星对于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织女星,顾名思义,这与古代的纺织业息息相关。从嫫祖始蚕到黄道婆革新纺织业,再到清朝江南诸多织造局的开办,中国古代的纺织业一直在不断发展。织女星是人间女工纺织时间的标志,七夕前后的织女星意味着民间女性纺绩之月的到来,七夕乞巧也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纺织季,祈求纺织生产顺利。另一方面,织女星在古代也被认为是主瓜果的星神。北宋《太平御览》记载道,“织女星主瓜果”,在七八月就可以收获瓜果了。从相关文

^① 司马迁. 史记·天官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献的记载来看,牵牛织女星在被人格化、成其婚配的同时,也变成了监督农业生产、保护农桑业发展的神灵。

不论是在时间指示方面,还是在保护农桑方面,牵牛织女星都对古代先人的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纺织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古时农耕年代,星宿的神话意义无法与其时间指示功能相比拟,牵牛织女星的时间指示功能和保护农桑功能是不容亵渎的,这样的原始信仰具有强大的功能,这种信仰记忆也在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知识的代代相传中不断被强化。

(二) 劳动记忆的建构:一种男耕女织的理想生活

1. 男耕女织生产方式的映射

在牛郎织女故事的传播与流变过程中,牛郎织女在凡间过着男耕女织的美好生活,这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古代在奴隶社会时期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继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带来了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古代普通农民家庭理想的生活模式。汉代曾有谚语,“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田夫蚕妾、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是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

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首先,牛郎和织女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古代农业和家庭手工纺织业的生产模式;其次,铁犁牛耕是古代农业生产的主要耕作方式,后期故事流变中出现的“老牛”也是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农民对于男耕女织这种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劳动组织方式的向往与憧憬。

2. 辛勤劳作传统精神的延续

在众版牛郎织女的故事中,尽管故事的细节不尽相同,但总体都是围绕一个固定的叙事框架来进行,即两人初见—成婚—因情废职—被罚分离—七夕相见。其中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两人因情废职。在南朝梁人殷芸的《殷芸小说》中明确写道:

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后遂废织经。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逢。

在任昉的《述异记》中同样有记载:

天河之东有美丽女人,乃天帝之子,机杆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峭嫌

之衣,辛苦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夫婿,自后竟废织纤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①

这两则故事中牛郎织女分离都是因为贪恋夫妻恩爱而忘了自己的职责所在。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这就需要辛勤劳动以确保生存资本的获取,“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男耕女织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而牛郎织女作为保护农桑生产的星神却因贪图享乐而废弃劳动,影响农业发展,这是当时农业社会所不允许的。

辛勤劳作一直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民族精神之一,尤其在古代封建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模式一直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牛郎织女一直是和睦相处、举案齐眉的模范夫妻代表,其男耕女织的劳动方式也是古代封建社会生产状况的重要表现。在发乎情止于礼的封建社会下,牛郎织女的职责远比其爱情更为重要,不能允许牛郎织女过于沉溺于情爱而荒废劳动,提倡的是两人辛勤劳动的传统精神。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无数的农民最大的希望就是辛勤劳动,过上“男耕种粮有饭吃、女织纺布有衣穿”的理想生活,诸如“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的诗句层出不穷。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古代先人对于男耕女织这种理想生活的憧憬,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影响了一代代人关于劳动生产的记忆。

(三) 节日记忆的建构:七夕节日文化的盛行

1. 传统乞巧的女儿节

从牛郎织女故事中衍生出来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节起源于中国,是中国和东亚各国的传统节日。因为传统七夕节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年轻女性,少女们在这一天穿针乞巧、拜织女、吃巧果,祈求自己也能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所以又有“乞巧节”和“女儿节”之称。关于七夕乞巧风俗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

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②

这时的七夕乞巧已经有向牵牛织女星祈福的习俗。除此之外,穿针祈

① 转引自周玉娴. 元明清时期牛郎织女文学的传承与嬗变[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9.

②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